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钱乘旦 庞绍堂 / 主编

“十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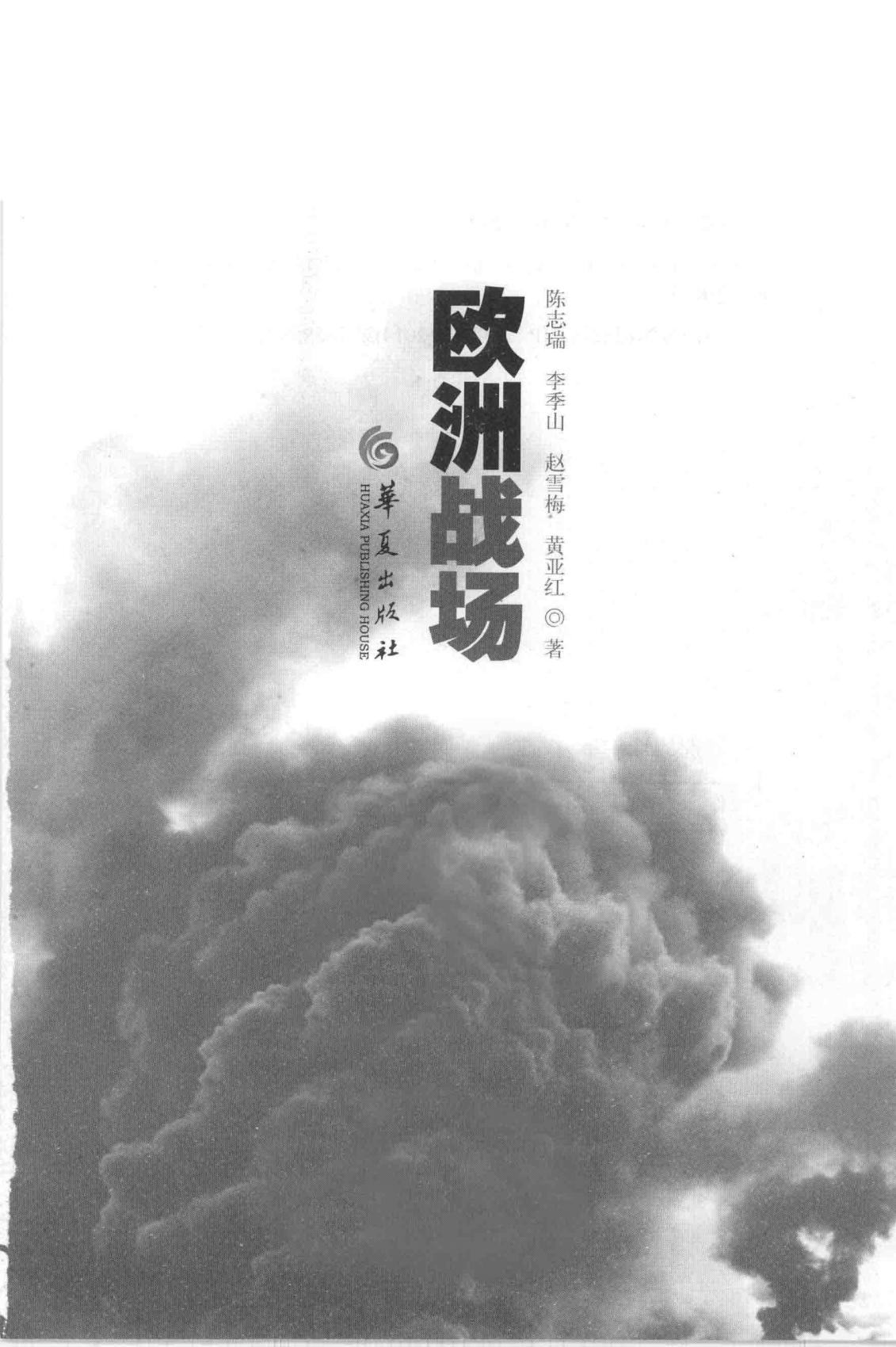
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

欧洲战场

陈志瑞 李季山 赵雪梅 黄亚红 ◎著

THE II
WORLD
WAR



陈志瑞 李季山 赵雪梅 黄亚红 ◎著

欧洲战场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战场 / 陈志瑞等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1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8289 - 9

I . ①欧… II . ①陈…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欧洲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958 号



欧洲战场

作 者 陈志瑞 李季山 赵雪梅 黄亚红
责任编辑 罗 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184 千字
定 价 34.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总序

钱乘旦

二十年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全套八册在当时任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的支持下撰写完成，并收入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希望书库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印行，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希望小学的课外阅读书籍与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们见面了。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原稿经过修改和补充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的一束纪念。

二十年前我为这套书写了一篇序，时至今日再看此文，其中的基本判断居然都没有过时。首先，世界又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而这二十年确确实实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但人们未曾料到，战后的发展主要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世界力量的平衡由此发生变化，五百年的西方优势正一点点消退，非西方国家经历着群体的复兴。如何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只有对各国的发展都“乐见其成”，将其视为全人类的共同福音，才能对世界变化有正确的认识，而不致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付之于行动。

其次，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瓦解后，这个世界不是更太平、而是更危险了，一个超级大国恣意妄为、随便改变现状的做法只使得这个世界狼烟四起，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战争的边缘。和平维持

了太长的时间，战争的记忆似乎已经遥远，年轻人只是在电脑游戏中接触战争场面，而那些游戏又确实把战争当成儿戏。这种时尚的“现代文化”隐藏着太多的隐患，人们需要尽早反思，不要让它泛滥成灾，而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的战争记忆、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伤痛的，恰恰是真实地写出战争的历史，并永远记住它留下的历史教训。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正气本应该长存，但出于偏见或意识形态，现在有些人却有意无意地抹杀二战的正义性质，混淆是非，把正义者说成邪恶，为邪恶者涂脂抹粉。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本来就在冲淡，而有意的歪曲和故意掩盖事实，无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只会助长邪恶。

作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半个地球激烈进行，其中一个主战场在中国。但长期以来英美话语控制了战争的诠释权，中国战场成了陪衬甚至消失在记忆中。我们这套书有意识地纠正了这种偏见，八册中有两册是专写中国战场的，一册写中国正面战场，另一册写中国敌后战场，两册合在一起，全面表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战争。二十年前还有人故意回避正面战场，今天我们都应该知道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胜利。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

所以说，二十年前的这些说法仍然有意义，因此在丛书正式出版时我将它全文刊出，作为全书的总序。

“希望书库” 版序言

钱乘旦 庞绍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弭散，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前出生的那些人，如今也已经“知天命”，要年逾半百了。五十年来，尽管世界上狼烟未止，大大小小的战争始终不断，但全球性的大战总算没有打起来，出现了五十年难得的和平时期。五十年中，世界发展很快，物质生产的能力成倍增加，财富之增长居然破天荒第一次使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仅少数特殊人物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数量相当可观的普通人也能够分享其富裕了。许多地区已经习惯于和平与安宁，几代人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即使曾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战争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人们祈望着和平能世世代代维持下去，永无止境。

人们渴望和平，因为和平与幸福总是连在一起；人们痛恨战争，因为战争与苦难是同义语。很少有人不希望和平，而想要战争的；然而，战争又似乎是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命运之阴云，笼罩着由希望之火点燃的历史之光。战争陪伴着人类的历史，乃至在官修的史书上，没有战争似乎就显示不出君王的伟大，没有征伐似乎就表现不了统治的英明。可悲的是，历史似乎也果真如此，还在我们的先民与巨野洪荒作斗争的时代，人类就被战争的梦魇时时纠缠，尽管豺狼虎豹凶狠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人的不同族群之间却免不了

要彼此厮杀，人的同类相斗充满了血腥气。文明降临之后，战争与历史一起进入文明，而且越来越自觉地利用文明的进步所造成的结果，从古希腊的青铜剑，到20世纪的激光导弹，哪一个历史阶段，不见证着武器的发展与完善，人类的多少智慧，被消耗在战争这门艺术上！当后人歌颂帝王的宏业、将军的伟绩时，似乎已经忘记了战争的残酷；有些人说，战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没有战争，社会也就停止不前了。对此我们虽然不敢苟同，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发展有时的确需要战争来推动，比如：当新社会需要诞生、旧社会又不肯退去时，战争会帮助消灭旧社会；当邪恶势力张牙舞爪、剥夺千百万无辜人的生命与自由时，战争会帮助伸张正义，消灭邪恶；即使在并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战争只是不开化人群的相互残杀或贪婪帝王们的争疆夺土时，它也会起到沟通文明、交流文化的作用，因为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里，地区间的联系极稀少，人们生活在封闭的地域里，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于是，战争作为一种残酷的沟通手段，居然也可以成为文明的载体！

但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人性中丑陋一面的暴露。不管存在不存在正义的一方，战争都是由邪恶势力造成的。非正义的战争自不消说，它体现着统治者的贪婪、权欲和凶狠残暴；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必然是在邪恶势力登峰造极、正义的力量不用战争作手段便不可铲除恶势力的前提下发生的。一场战争要么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实际上双方都是非正义；要么一方是正义，另一方是非正义，于是战争首先由非正义一方挑起，正义一方为反抗、为生存，不得不奋起反击，拿起武器，向邪恶势力开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典型的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全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战争的财产损失，估计达到四万亿美元。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仅仅是为了消灭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势力之一——法西斯主义。痛定思痛，人们不禁会默然深思：难道一定要在热血和泪水中才能伸张永恒的正义吗？为什么不能在邪恶势力毒苗初露的时候就将它铲除，而一定要等它作恶多端、危害匪浅时才动员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和它作本来可以轻易得多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后人去深思的最深沉的，也许就是这个问题。

人类是不是还需要不断地经受战争的苦难？是不是只有用鲜血和生命才能捍卫真理和正义？也许正是带着这种迷茫，世界才走完了五十年艰难的和平历程。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却不可忘记：当上一次大战奠定的世界体系瓦解之后，我们这个世界又变得动荡不安了，两极控制世界的平衡状态已经被打破，新的战争根源有可能在混乱中产生。我们能否阻止新的战争？我们能否化解各种冲突？能不能在邪恶势力刚刚抬头的时候就遏止它、消灭它？这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严峻考验。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希望永远不再有战争，至少不再有全球性的世界大战。我们希望人类的理智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即人们将永远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已经使人类具备了消灭自己的能力，世界的核武库可以把地球炸翻好几次。然而我们却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战争曾一直与历史同在，我们不能保证人类的私欲永远不再助长邪恶势力的抬头，使之再次成为引发世界战争的根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深信：

正义会在战争中凯旋，因为人类在其本性中，天生就追求真理与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波澜壮阔的，它高奏着振人心弦的英雄乐章，它为作家艺术家储藏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它为一代代后世人留下了长久永存的崇敬与深思，它为历史家提供了永不磨灭的史绩。然而，我们仍然希望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战，铺设在人类脚下的，应该是永远的绿色和平之路。

让我们真诚地祝福和平永存。

1994年10月于南京

引子 / 1



一 战争阴云悄悄升起 / 5



二 纳粹狂飙席卷欧洲 / 29



三 命运之神在不列颠决战 / 55



四 “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 / 73



五 在秘密战线上 / 89



六 燃烧中的“地狱烈火” / 117



七 “痛击欧洲的软腹部” / 139



八 突破“大西洋壁垒” / 165



九 踏上解放欧洲之路 / 191



十 消灭法西斯 / 215

后记 / 239

欧洲战场大事记 / 241

主要参考书目 / 251

引子

1918年11月11日清晨5时，康边森林。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一列火车静静地停着。车内正经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德国不管部部长马提阿斯·艾尔兹贝格代表德国政府签署停战协定。随着德国政府代表的离去，上午11时，停战协定正式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一时间，巴黎、伦敦、华盛顿、罗马钟声齐鸣，一片欢腾。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欢庆和平。战争的梦魇终于过去了！

这场可怕的战争将世界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全世界1000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难以数计的财富毁于战火之中，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欧洲文明险遭灭顶之灾。法国，有1357800名军人战死沙场，4276000人受伤，年轻人每10人中就有1人死亡；英国，伤亡3190235人，其中有408371人死于战争；美国，伤亡350000人，其中126000人丧生。欧洲大片土地荒芜，城乡留下无数的废墟，处处浸渍着死亡将士的鲜血。人们走出战壕和掩体，抚摸着初愈的创伤，发出阵阵痛心疾首的呼喊：人类为什么要毁灭自己？！

值得庆幸的是，可怕的战争总算过去了。安静、舒适的和平生活重返人间。人们渴望早日治愈战争创伤，永享千年不易的和平。1919年1月18日，各战胜国代表聚集巴黎，商讨战后安排，希望这个安排能使和平永驻人间。

巴黎和会开了5个多月。在法国人看来，必须严惩德国，把它削弱到日后无再战之力的程度，非如此则不能确保持久和平——自1812年以来，蜂拥般的日耳曼大军曾4次入侵法国，对法国造成巨大威胁；尽管现在法国胜利了，但仍然心有余悸，害怕德国有朝一日会卷土重来，重启战端。英国人则认为，对德国过分严厉，只会加深德国的仇恨，而德国如果心怀大恨，那么新的战争就难以避免。英国人还担心，德国太弱会造成法国单独控制欧洲大陆的局面，对英国反而不利。因此，英国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确信只有自己的“十四点纲领”才能为欧洲带来持久和平。他主张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由几个大国起主导作用，用它来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保障世界和平。意大利和日本主要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意大利要求将阜姆、达尔马提亚等地区划归己有，并企图在巴尔干和东非扩展势力。日本希望在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扩展领土，取得它“战胜国”的分赃品。五大国围绕战后安排问题争执激烈，相持不下。经过近6个月的讨价还价，巴黎和约才在1919年6月28日有了结果。这天，各国代表齐聚巴黎凡尔赛宫的镜厅，签署了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建立了威尔逊所希望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以维护世界和平。

和约对欧洲领土作了调整。德国丧失八分之一的领土、十分之

一的人口。

为防止德国再次入侵西欧，和约规定：莱茵河左岸的德国边境地区由协约国占领 15 年，右岸 50 公里内不得设防。

德国的军备受到和约的严格限制：解散总参谋部以拔除策划战争的首脑机构；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以毁其战争兵源。陆军规模限制在 10 万人以内，不许拥有空军、坦克和重炮、毒气等；海军不得配备主力舰和潜艇，舰只以 36 艘为限。

战争赔款问题未能在和约中彻底解决，只说 1924 年 5 月 1 日前以黄金、船只、商品和有价证券等先交付 200 亿金马克。

和约还将德国殖民地悉数剥夺，交给国际联盟处理。

继《凡尔赛和约》之后，各国又签订了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对匈牙利的《纳伊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特里亚农条约》、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至此，战后的安排总算完成了。

这以后，美国认为自己已完成在欧洲的义务，不愿卷入日后的欧洲纷争，就缩回到孤立主义的硬壳之内，独享美洲和平去了。欧洲大多数心地善良的人祈祷战争永不再来，盼望来之不易的和平青春永在。

经过战后几年的动荡，和平女神似乎对欧洲绽开了迷人的笑脸。1925 年 10 月，英、法、德、意、比、波、捷等国代表在洛迦诺召开会议，签订叫作《洛迦诺公约》的一些协议。在风景如画的瑞士小城洛迦诺，各国代表相聚一堂，共商欧洲和平大计，气氛友好，关系融洽。法国外长白里安和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甚至还泛舟湖上，度假般地轻松交谈。这两个世代为仇的欧洲国家，似乎要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秦晋之好了。随着《洛迦诺公约》的问世，洛迦诺精神，

即和解、和平的精神诞生了。各国都说要忘掉前仇，共建持久和平。人们无不陶醉于醇香的和平美酒之中。1928年8月27日，各国又签订“非战公约”，使欧洲再浴和平春风。非战公约宣布：永不再战，以协商和仲裁的方法解决各国争端。1926年，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双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到处洋溢着祥和的欢乐气氛，橄榄枝似乎将岁久弥壮，千年繁盛。

但是，就在人们憧憬千年和平、为和平而欢欣鼓舞之际，一些目光锐利的人却在不寒而栗。他们想起了福煦元帅1919年的不祥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这简直是耸人听闻！战争是那么可怕，和平是如此美好，谁会热衷于战争而破坏和平呢？渴望和平并正在享受和平生活的善良人们不相信福煦元帅的预言。他们生活在和平永驻的美好幻想中。

然而，战争的毒瘤确实在无情地生长；一片战争阴云，正在人们对和平殷切的祝福中悄悄地升起……

战争阴云悄悄升起

1919年9月的一天，意大利狂热的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率领一帮武装人员袭击了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交界处的阜姆城。这股武装名叫“阿迪蒂”，它不受意大利政府指挥，而是邓南遮自己召集的军队。这次袭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个以武力向巴黎和会创造的和平发起的挑战行动，它距巴黎和会结束还不到3个月。阜姆是亚得里亚海边的一座海港城市，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都对它提出主权要求。意大利在1915年曾得到英、法的许诺：假若它加入协约国对德奥等国开战，就可以在战后得到阜姆。但是，战争结束后，阜姆并没有划归意大利，而是辟为自由港。意大利一直想得到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和非洲殖民地也均告落空。战争中，意大利伤亡68万人；战后外交的失败使意大利民族扩张主义受到打击，感到上了英、法两国的当。阜姆事件正是狂热民族主义者对外交失败的反应。但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没有多少人把这个不太起眼的小风波看作是威胁战后和平的大事。的确，邓南遮的小股武装力量无论怎样狂热好斗，终归是难成什么气候的。

但是，在邓南遮背后，却有一个人足以把亚平宁半岛搅得天翻地覆。这个人就是墨索里尼。1919年3月，墨索里尼网罗150多个党羽在米兰组织了一个“战斗的法西斯党”。法西斯一词产生在古罗马，指的是古罗马执政官外出时，随从们肩上扛的一束棒子插一把斧头，象征执政官的无比权威。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党的党徽上就画着这种棒子加斧头，按照他们的解释，棒子是人民，斧头是领袖，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人民要绝对服从领袖。起初，墨索里尼为自己的党确定如下宗旨：“用军队的组织，组成一个革命团体，恢复意大利固有的国性，铲除赤化势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国家变成军队，用它去征讨四方。古罗马的情形就是这样，墨索里尼所要恢复的“国性”，就是古罗马帝国的国家军队加武力征服。在“战斗的法西斯党”那里，“信仰、服从、战斗”是它的口号。墨索里尼满脑子征伐野心，一心要恢复古罗马帝国的雄风，他立志要做恺撒那样的独裁者，用意大利人民的鲜血去实现他的帝国之梦。集合在法西斯旗帜下的多数是好战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大战结束之后，意大利有250万退伍军人，这些人职业没有着落，生活无所指靠，对政府十分不满。作为战胜国，意大利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退伍军人觉得自己的血白流了，怒气冲天，墨索里尼在退伍军人中找到了最好的欺骗宣传对象，因此，退伍军人成了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参加者。这些人经历过战争，易于组织，敢于冒险，破坏力很大。墨索里尼自己也参加过大战，曾经在战斗中负伤。他利用这种资本，把自己打扮成退伍军人的代言人，处处以退伍军人的战友自居，借以笼络人心。

1919年11月6日，意大利战后的首次大选揭晓，墨索里尼一败